說襄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莊辛謂楚襄王曰：「君王左州侯，右夏侯，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，專淫泆侈靡，不顧國政，郢都必危矣。」襄王曰：「先生老悖乎？將以爲楚國妖祥乎？」莊辛曰：「臣誠見其必然者也，非敢以爲國妖祥也。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，楚國必亡矣！臣請避於趙，淹留以觀之。」莊辛去之趙，留五月，秦果舉鄢、郢、巫、上蔡、陳之地，襄王流揜於城陽。於是使人發騶，徵莊辛於趙。莊辛曰：「諾。」莊辛至，襄王曰：「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，今事至於此，爲之奈何？」

莊辛對曰：「臣聞鄙語曰：『見兔而顧犬，未爲晚也；亡羊而補牢，未爲遲也。』臣聞昔湯、武以百里昌，桀、紂以天下亡。今楚國雖小，絕長續短，猶以數千里，豈特百里哉！

「王獨不見夫蜻蛉乎？六足四翼，飛翔乎天地之間，俯啄蚊虻而食之，仰承甘露而飲之，自以爲無患，與人無爭也。不知夫五尺童子，方將調飴膠絲，加己乎四仞之上，而下爲螻蟻食也。

「夫蜻蛉其小者也，黃雀因是以。俯噣白粒，仰棲茂樹，鼓翅奮翼，自以爲無患，與人無爭也。不知夫公子王孫，左挾彈，右攝丸，將加己乎十仞之上，以其類爲招。晝游乎茂樹，夕調乎酸鹹，倏忽之間，墮于公子之手。

「夫黃雀其小者也，黃鵠因是以。游乎江海，淹乎大沼，俯噣鱔鯉，仰嚙菱衡，奮其六翮而凌清風，飄颻乎高翔，自以爲無患，與人無爭也。不知夫射者，方將修其碆盧，治其繒繳，將加己乎百仞之上，被磻磕，引微繳，折清風而抗矣。故晝游乎江湖，夕調乎鼎鼐。

「夫黃鵠其小者也，蔡靈侯之事因是以。南游乎高陂，北游乎巫山，飲茹溪之流，食湘波之魚，左抱幼妾，右擁嬖女，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，而不以國家爲事。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，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。

「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，君王之事因是以。左州侯，右夏侯，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，飯封祿之粟，而載方府之金，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，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。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，填黽塞之內，而投己乎黽塞之外。」

襄王聞之，顏色變怍，身體戰慄，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，與淮北之地。